

五十八年八月完成，並經行政院五十八年八月廿一日第1134次院會通過，在開闢臺中港為新國際商港。十一月二十七日院會通過臺中港建港工作交由省府辦理。省府於十二月一日成立臺中港建港籌備處，調王學長兼任主任，完成調查規劃工作，六十年二月一日成立臺中港工程局，王學長被派為副局長兼總工程師，六十二年十月臺中港正式開工，六十五年七月一日臺中港工程局改為臺中港務局，王學長轉任港務局之副局長兼總工程師。

臺中港特有的困難漂沙問題潮差太大（四·六公尺），經王學長精心策劃均逐一克復。通航後證實大小船隻並不受潮差影響，施工期中，為了趕工，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沉箱製造與安放，在工作船渠製作一年只能做十五座，但第一期工程要在兩年內安放七八十座，這時王學長作了關鍵性決定，於六十三年間，在沙灘上大量製作沉箱，當時施工單位考慮沉箱在沙灘上製作完成後，下水恐發生困難，萬一失敗，則將影響到整個建港進度，但王學長却堅持己意，認為臺中港的沙灘地質良好，可以使沉箱順利下水，施工後效果極為良好。另一關鍵性的決定，嘗試以跳島式安放沉箱，曾於六十四年七月八月，在一個潮次中，順利完成四座沉箱安放。

王學長雖然離開臺中港，他將以他畢生經驗協助民間工程公司，繼續從事國家建設。關於今年度工程師學會獎章，希望各位學長能予王學長多多支持推薦。

——本文作者鄭昌文學長係交大中部聯誼會負責人。服務經濟部中華工程公司，主持中部工程業務。因工作關係，對王知勳學長建設臺中港經過相知甚深，特撰文敘述。

——編者

我到英國留學（二）

吳國柄

赴英路途所見

太陽丸號是日本的貨船，預備到倫敦裝貨。我上船後，遇到三個中國人，一位是華乾吉和他新婚的太太，自費到德國學醫學，另一位是鄭明鎮，年齡有四十五歲，要到德國去考察醫學。我們住的是二等艙。

這船由上海經香港、新加坡、錫蘭、紅海口的亞丁城，可飽覽沿途的風光。這一帶天氣炎熱，沿途風平浪靜。不久，經過蘇伊士運河，河道狹窄，兩岸是沙漠地。走了一天，到了地中海口，海口是 Port Said，船停泊在那兒，乘客仍留在船上，因為那個地方大都是阿拉伯人。水面上，有小販在賣土產、水菓，他們都能說好幾國的語言，唯獨不會說中國話。

天一亮，船繼續往義大利走，在邊上看到有一座火山，直冒濃煙，非常壯觀，然後便直接開往法國的馬賽。同行的三人，到此便要下船，只剩我一人，由於我對日本人有恐懼感，怕日本人要陷害我。我便和他們三人一塊下船。

在這次的水上旅程中，我認識一個日本人，名叫三本，他是位海員。好讀英文，他看我天天唸英文，想跟我學，我就從基層的開始教他。他也曾趁船上的人在睡覺的時候，帶我參觀船上的儀器，及解釋各個的用途，使我受益不淺。

船停在馬賽的碼頭上，岸上有法國的樂隊奏樂歡迎我們。下船後，有戴紅帽子的導遊引導我們，將我們的行李先託運火車送到巴黎，替我們僱了一輛馬車，遊覽馬賽，在此我看到了有腿有腳的女人，非常的美麗。因為那時候在中國的女人，衣服都穿的很長，看不到腳。同時，參觀他們的陳列館，有拼花的地板，房子是石頭和磚塊做的，和中國的大不相同。

我們四人玩了一天，晚上搭火車前往巴黎。到達後，我們都沒有熟人，便到公使館，在此休息了三天，他們動身到柏林，我到倫敦。到倫敦

我坐船過英國海峽，在 Dover 的碼頭上岸，在碼頭時，海關警察問我：「住在那裏？」我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他說：「若沒有親友住址的話，不能上岸，原船送回中國。」幸好，在上海時，我抄了中國公使館的住址，拿給他看，才准我出海關。

離開海關後，便搭火車到倫敦，在車上，我非常興奮，便做了下面這一首詩：

「考試得意出洋成，
自今行大運。
萬福來朝我寶身，
而今而後，
吾名吾譽，
如日光明。」

初到倫敦

晚上十點左右到達維多利亞車站，將行李寄存車站，我坐計程車到中國公使館。那天正好是週末，使館沒辦公，只剩看門的，他替我找了一家旅館 Portland Hotel，由於肚子餓，便狼吞虎嚥，弄得笑話百出，因為在國內不曾吃過西餐，也未曾見過刀叉，不知如何使用，才會如此。當時內心有很深的感觸，為何在國內沒把這些基本的學好呢？不然也不會出鬼。

旅館的客廳有溫室，長滿了花草樹木，好美啊！而且還有壁爐，非常舒服，就坐在沙發上睡著了。直到旅館的人把我喊醒，才到房間睡覺。

第二天，在旅館兌換了英鎊後，坐在沙發上想，今後要何去何從，又無親友可投靠。因為今天是週日，就到馬路上轉了一天，看到倫敦的建築都用石頭，而北京的建築用木頭，兩者之間相差很大。

第三天（星期一），又到公使館去報到，見到陳維城秘書，他告訴我：「還好你是湖北省官費的，才不用欠債，每個月可領二十鎊的生活費。」談到留學生的情形，有位專任的監督高魯，不在倫敦，他在法國的巴黎。但此處有位辦事員喬曾幼，管理你們學校的情形，有什麼事可以直接問他，我便拿了住址去找他，找了幾回，他都不在。我又去請教陳秘

書，他說：「喬先生他們辦的不好，用了學生的錢，所以不敢見你們。」

我問陳秘書中國領事館在那裡？他給我住址，我找到了領事館。我記得有一位交大的同學陳登皓，他的叔叔是外交部次長，派他到領事館學習領事，我一去便見到他，他對我很好，告訴我關於倫敦的大學情形。

認識倫敦的環境

到倫敦的第二天（週日），就在街上轉，看車子、人都很多，不敢走遠怕走失。路上的行人看我的裝扮很特別，對我很注意，因為我的衣服是在上海做的，顏色、式樣都和倫敦的不同，頭髮也未整修，像雜草一樣很難看。於是我便走進百貨公司，買了一套現成的衣服，一下子，煥然一新，舊衣服便放在那裡。問店員那個地方有理髮店，我又進了理髮店，出來再走在馬路上，已不像剛才那麼醒目了。

想到我目前的問題是「三黑」：

- 一、對於英國整個情形是黑的，所讀的地理還不夠。
- 二、對倫敦的情形是黑的，對那麼大的一個城，感到很迷惘。
- 三、對學校的情形也是莫名其妙，連所唸的學校也不曉得。

以上三點，真令我心急，必需儘快的解決，但是舉目無親，無處可問。穿了一套新衣服，手拿兩張地圖，邊走邊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找公使顧維鈞，見到他後，他看我穿一套英式新時裝，精神抖擻，很高興。問我找他有什麼事？我就將上面的三黑向他報告，他派陳維城秘書幫我解決問題。

陳秘書拿了大地圖，告訴我說：「大英帝國本土是一個島，不是三個島，是蘇格蘭、英格蘭、威爾斯三區同在一個島上。另一個島是愛爾蘭共和國。（Republic of Ireland）。英國是個工商國家，教育以培養專才為主，注重創造、發明，領導通才的知識分子工作，向外發展，這是它富強的原因」。他也告訴我，最好能學專門的科目，回國辦實業，振興工商業，和出國前家人對我說的一樣。

接著，打開倫敦的地圖，倫敦的範圍大，人口多，但不擁擠，各處遍佈公園，因為倫敦是慢慢發展的，公園的名稱也不統一，有些公園很大稱 Park，另外有些也很大，却叫 Garden，還有稱 Common, Square, 公

園間的距離都不大，人們有休閒的地方可去。他說：「要了解倫敦，要先看公園。可以坐公車，目標大，而且不會迷失，這樣就可以熟悉倫敦的環竟。」

學校及住宿情形

關於大學的情形，名稱不像中國學校分得那麼清楚，如 school, college, polytechnic 都是大學，university 是美國的教育制度，英國後來才採用。英國為統一教育的制度，從學生的程度來管制，因此設有 University of London。原來的 school, college, polytechnic，都是它的會員，學生程度是劃一的，各學校都是一樣，授與文憑學位及證書，文憑上學校的名字是學校原來的名字，因各學校有各學校的歷史。

陳秘書問我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告訴他仍住在 Portland Hotel，他說：「這是高級的小旅館，費用太貴了」。因為倫敦旅館有四級：

1. Hotel.
2. Inn.
3. Boarding House—管吃管住，是學生及公務員住的。
4. Family paying guest—付房租的家庭客人。

叫我最好住第四類，能够吸收英國的文化。住第四類房子有兩種方法：

一、在街上走動，看看住家的房子，有沒有招租（Room to let or rent），若有，便可按鈴進去看房子。

二、這些招租的廣告，也可以在雜貨店看到。

陳秘書立刻打電話給他的太太（英國人），叫他到附近的雜貨店去找 Boarding House，很快就找到一間，我立刻搬進去，裡面住的都是學生，我的住處就這樣安定下來了。

實際參觀英國各大學

關於學校的問題，學生監督對我是不會有多大幫助的，我便想起我的同學陳登皓，他告訴我同班同學受吳稚暉影響而來英國的有張環鏡，現在倫敦 Battersea Polytechnic，吳稚暉先生的兒子，也在此畢業的。孟紹周在 Glasgow University，湖北省學生黃建中在 Edinburgh。

在 Birmingham University 有董蔭昌。那時候我便準備到各學校看看，再作決定。

首先到 Battersea Polytechnic，由於路不熟，陳登皓便陪我去。學校在公園旁，泰姆士河（Thames Rivers）的南岸，和國會大廈隔河相對。這學校歷史悠久，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建的。英國有名的小汽車 Morris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用的坦克車，都是該校師生設計的，該校重實際，聞名於世界，學校到處充滿了朝氣，給我很深的印象。

第二天，搭火車到 Glasgow，找孟紹周。見面的第一句話，就問我帶多少錢來？我告訴他：「我是公費的。」他說：「太好了。」我問他什麼原因？他才將他的情況告訴我：出國前，吳稚暉先生說：『一年四百塊中國錢，便足夠生活費。』其實不然，這邊的生活水準太高，我現在書唸不起，生活又沒著落，心中定不下來，日子過得又寂寞又難過。他邊說邊哭，我勸他最好回國。

隔天，我獨自到 Glasgow University，見到學校職員，他告訴我學校的大略情形。學校是建教合一，以造輪船為主，是附近造船廠設計的中心，希望我能唸他們學校的造船科（Marine Engineering Course）。我又到附近繞了一圈，四周的房子都是用紅石頭建的，高高的樓房相當壯觀。城裡有一個很大的溫室植物園，四面是玻璃，內有各國的奇花異樹，聞名於世界。

又到 Edinburgh 找黃建中。一開門房東見到我很高興，因為我會說英文。黃建中比我早來，現在沒有上學，他說他在旁聽教育的課程，但英國沒有旁聽這名詞。找到學校看了一下，學校的建築也很古老。

再轉到 Birmingham 找董蔭昌，他家裡很有錢，在此學機械工程，是一位督軍的乾兒子，父親是財政部次長。受吳稚暉影響來留學的，自己買了一輛摩托車，常騎著到處玩。他帶我到學校走了一趟，這裡沒有 Battersea Polytechnic，那麼熱鬧、活躍。

結束後，我就到牛津大學（Oxford University），學校位 Oxford 在的一個小城，建築很古老。我進校門時，碰到一位英國學生，他問我是否從中國來，來這有什麼事？他中國語講得不錯，因為他爸爸原是英國騎中國公使館的職員。我將來當的目的告訴他，他就引導我參觀，講解給我

且，牛津大學也是建教合一，全世界的地圖都是他們經研究而畫的，而且出版很多書，其中的 The Enonomist Diary 和 Geographia (海圖) 通行世界。我看了一下覺得不錯，但是若在此呆久了，一定會感到寂寞。

後來又去了劍橋大學 (Cambridge University)，學校大致的情形與牛津大學差不多。

在火車上看英國地圖時，遇到一位英國人，他和我聊天，知道我是初到英國的中國學生，他告訴我：「英國的每個城鎮都有大學，同時有很多工廠配合學校的工作，如：Needs 為紡織城，大學的紡織科很有名，所生產的衣料及紡織機為世界之冠。Sheffield 城以煉鋼出名，供給全世界。他建議我去看一看，我很願意去，但是時間不夠，還是留著以後看。

我急於回倫敦，因為學校快開學了，我決定到 Batterea Polytechnic 科學院讀書，這學校成立很早，是維多利亞女王改革英國教育的第一所學校。

巴西戴家駒學長來鴻

~~~~~新會長羅煦仁學長接棒~~~~~

學長賜鑒，昨奉十月廿五號通知得悉母校募捐，增建教授宿舍等情，即召集本市同學於十二月五日聚會，惜少數因事未能出席，成績不如理想，現將所得捐款分列如左：

瑞良 美金二百元，

望治、戴家駒 各美金一百元，

共美金四百元。日內收齊即直接滙寄趙曾瑀學長收轉不誤。又羅煦仁兄選為一九七七年巴西分會會長，特此奉聞。

視

新年快樂

弟 戴 家 駒 敬上

四年唐山一年上海之交大生活(六)

陳 廣 沅

留學美國之準備一年 (1922——1923)

我這大學機械科畢業生到機械廠碰了釘子，才知道所學非所用，一肚的公式算法無法運用，對許多實際問題不知如何解決。

為今之計，先拿我之所知以易取生活之資。最有把握的是教書，適此時母校江蘇第八中學（其前身為江都兩淮合一中學）也在找數學教員。我以前在校所崇仰的三角教員陳容甫先生（南洋同學）為教學主任，校長為葉貽穀先生（葉秀峯先生之尊翁）。我回家到揚州見他們時，他們都極表歡迎。當時決定我教幾門數學，月薪六十元。開學後方知我所教者為算術及代數，代數輕而易學，算術却為我最不拿手的。祇有硬着頭皮從頭學起，那知道這一年教算術的經過，使我學成教書的方法，原來教學各科以算術為最難，牠沒有公式可演繹，完全靠自己的了解，中學一年級的學生纔十二、三歲那有多少理性，做教員的要由極淺的事物引起他們的興趣，再抓住了他們的一點點悟性，從而提高掘深以使其了解。現在我纔知道教數學的以及一切科學的幾個過程。第一步，你得先懂，第二步，你得記得你所懂的，第三步，你得說明白你所懂的，第四步，你得使你的學生懂得你所懂的，那才是你真正懂得你所學的。

當時同事的教員有董憲，他教理化，也是南洋同學（交大以前的同學，都稱南洋同學），為同學所愛戴，他口若洪鐘，我在隔壁講堂上就聽見他的大聲音，他的聲譽與陳容甫齊名，比我們昔日的數理教員好得多了。我們教員的宿舍是左近的民房，很寬敞，我與教國文的高郵人高超同房，董與另一同事住隔壁房間，每日三餐由學校廚房送來，早餐為稀飯油條或饅頭，四個小菜碟子，中晚皆為四菜一湯，豐美得很，每月房飯費十元，公道之至。每日下課後先生們都在宿舍裏改卷子，有的改到深夜，那時候國文先生每星期要學生作文一篇，數學先生每天要收學生作業改正，辛苦得很。